孝說

全

孝說引用書式

一引用諸書若逐句分註則有似乎註脚故只從每段下低一格單行書之低一格者恐其主客相混也單行者此皆經傳子史之正文也故不敢以雙行書至若註說則稍小其字㨾以別於正文也

一引用文字以其本文入錄者非但明其所從來也無非訓孝之至言格論則薈萃一卷之內使之常目誦讀其爲裨補不啻幾倍於此書故也

一引用諸書不拘經史只從本段所引先後而爲

之序次

一孝經則用註疏本及古文孔氏傳本禮記諸篇則用註疏本惟中庸及詩經語孟則用朱子集註本

一後段所引之書已附見於前段左錄中者不復疊書

一引用文字雖有出處本文若不緊關於孝說者槩置不錄

孝說

全州 朴敦行 愼吾 著

人非父母此身從何而生父母精血絪縕成胎在腹十朔呼吸長養彌月將免不免坼副災害之苦絕而復甦者屢矣纔聞呱呱之聲父母之心始降隣里相與稱賀試思此時爲誰而危怖爲誰而歡喜噫分體之恩人所同得而子旣長成視若自生忘其所由來者或有之似此之類何可以人理責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右第一段說父母生我之恩也孩提之童無不

知愛其親者出於天性之自然及其長成便爲物欲所遷將至於視父母如路人豈不寒心哉故首擧始生之初使爲人子者曉然知此身從父母身上分形而來則誠孝之心自當油然而生矣昔張介賓反老氏之說曰吾所以有大樂者以吾有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樂今請下一轉語曰吾所以有此身者以吾有父母使吾無父母吾有何身

朱子勸孝歌曰百體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飮母之血飢飱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爲

母傷心母對父啼哭一朝見兒生母心喜再續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註】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

祭義曰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不盡也

詩小雅蓼莪篇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晉王裒讀詩至此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

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父母劬勞之日更爲歡樂乎因泣下左右皆悲

旣生之後保抱懷中撫育膝下飢飽燥濕罔或有失出入顧復無時暫忽金珠何足以喩其寶性命何足以喩其貴岐嶷日就慧識漸開則喜顛沛疾病易致受損則懼此爲子而喜懼也子於父母之年亦知一喜一懼者親愛之至無往非喜懼而念念之情尤切於子幼親老之日也

右第二段說父母育我之恩也子事父母一喜

一懼者有似乎父母育我之日故特爲提起以
備欲報之一端爾
論語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詩蓼莪篇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
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註】
謝氏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矣生我如天
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體
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審其起居
藏之幄奧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病疾
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

血氣日夜望其長大也育者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捨父母自外歸旣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

朱子勸孝歌曰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簟席兒眠乾茵褥兒眠正安穩母不得伸縮動步憂坑穽擧足畏顚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

論語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註】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

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註】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雲峯胡氏曰人生百年爲期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尤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中政自有可懼者存焉

自能食能言寓教於愛育之中養其德性導其聰明比及十歲出就外傳而小兒好學絕罕其人若使學問失時昧於古今則馬牛襟裾終成棄物何可謂文章小技而忽之哉是故不得不爲之程式考其勤慢溫諭而不勤則加以督責猶不知悛則撻之而至於流血果能因此而惕於嚴威忍其厭苦黽勉講肄粗通文義稍知書味則慢遊之習自戢進修之工益篤而父母之心必大悅矣童年悅親莫過於此則終身順志之道當以讀書勤課爲第一先務也

右第三段說父母教我之恩也蒙孩孜苦雖似

苛政平生受用是誰之賜

內則曰子能食食敎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敎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飮食必後長者始敎之讓九年敎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

韓詩外傳曰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飮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

韓愈符讀書城南詩曰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

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兩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猪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

呂原明雜記曰杜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文者載道之器也安得謂之小技顧所用如何耳

冠婚成就之後日夜期望出爲君子儒立身揚名至於富貴安享壽考多男等凡屬美事無處不勞心瞻祝人非木石若能念及於此豈不感激而必思圖報乎故就養服勤將以報生育之大恩也修已保家將

以答期望之盛意也

右第四段説父母望我之恩也爲人子者能體父母之心欲享長遠之福不可以不修身欲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也

孝經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疏】皇侃曰若生能行孝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也【孔傳】立身者立身於孝也束修進德聲譽宣聞父母尊顯於當時子孫光榮於無窮此則孝之終竟也

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

死【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左
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疏】服持勤
苦勞辱之事

父母之於子止慈之情固無限極然及其稍長便不
以辭色假借者慮或恃而無忌憚馴致於不率教也
故就傳而學易子而教所以遠其子而示以嚴也使
其扶持與之飲食所以近父母而長其愛也親不失
嚴尊不遺愛是教子之法也若子之於父母則親愛
之心根於孩提然漸識義方日加尊嚴則儼恪之容
猶有碍於父母之歡心肆其逸豫敬或不足則尸體

之養將無別於養犬馬之人愛深而流嚴多而離非
事親之道也故盡其恭敬致其歡樂洞屬而不厲怡
愉而不褻然後可免於賊恩敗禮之歸然亦察親性
之寬嚴在伊川則自當以肅整從事明道則不失孺
子之心可也

右第五段說教子之法與事親之道也父母之
於子非溺愛必峻嚴卽世俗通患而不孝之罪
多由於此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乃大經大
法之正論也然孝經孔傳曰至親者則敬不至
至尊者則愛不至顏氏庭誥曰孝不待慈而慈

固植孝三說亦近於常情人或易犯故雜引經傳反復辯論欲其嚴愛兼至而無上下胥失之病也

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敎之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註】易子而敎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不失其爲敎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論語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孝經子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敎敬因親以敎愛【註】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敎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敎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敎愛也

【疏】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爲故

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敎以愛敬之教也內則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言子有近父母之道所以教其愛也樂記曰樂勝則流袷褻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析倨是嚴多而愛殺也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註】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祭義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註】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疏】嚴肅威重儼正恭敬四者容貌非事親之體事親當和順卑柔也

大戴禮曾子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註 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

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敎以愛敬之教也內則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言子有近父母之道所以教其愛也樂記曰樂勝則流衿⿴行敬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彳析⿰禾居是嚴多而愛殺也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註】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祭義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註】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疏】嚴肅威重儼正恭敬四者容貌非事親之體事親當和順卑柔也

大戴禮曾子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註】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

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註】胡氏曰狎恩恃愛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饒氏曰養親之人能養而不能敬則與養犬馬之人無以分別非謂父母與犬馬無別也

大戴禮曾子曰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註】待其孝敬之愛或

則違【解疏】尊者以飲食與己己雖不嗜愛必且嘗

之而待尊者後命

孝經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

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註】致猶

盡也【孔傳】父母有疾憂心慘悴

坊記曰閨門之內戲而不歎【註】戲謂孺子言笑者

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

憂戚之聲也

玉吾齋集同春問於尤庵曰嘗聞仙源侍坐其尊

君戲笑談諠無所拘檢親意甚安之及淸陰入來則坐中肅然靜黙若有不安之意二公氣像於此可見而就此事論之孰爲勝耶尤菴答曰使父母之心安之者似可同春首肯之

爲人子之道惟以父母向我之心轉向於父母身上也一金之貸一飯之惠在他人猶思必償況父母生我育我愛我敎我之大恩大德又況烏猶反哺可以人而不如烏乎故承顔以悅之先意以順之甘旨適於口輕煖宜於體耳目所好雖不敢縱必致其誠心志所樂雖不敢窮必竭其力晨昏定省猶恐不及進

退敬謹猶恐有違此皆事親之道終其身不知足者也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右第六段專說事親之道也夫孝有事親有守身二者自當並行此段歸重於事親之孝至第十段始擧守身之孝二段可以參着也

祭義曾子曰君子之所爲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疏〕先意謂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預前逆知父母之意而爲之也承志謂父母已有志已當承奉而行之也諭父母於道者或在意前或在意後皆曉諭父母將歸於正道也

已矣朱子曰爲所得爲只是合做底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

註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大戴禮曰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忠經曰夫惟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

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生於父母一也故供奉豐約雖萬不同悅親順志貴賤無別若家道貧寠抱關擊柝負米鬻薪奔走拮据則朝夕左右雖不得并行啜菽飲水能盡其歡則不猶愈於恥祿之養乎但無窮之心不能無慊於中故毛義奉檄之喜可知其爲親屈也

右第七段說貧者養親之道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故抱關擊柝官雖卑祿雖薄猶可以繼

菽水則亦不敢辭若貪位具祿則可恥之甚也
非仁者之粟不敢祀況以恥祿爲養親之資乎
故辭富居貧易稱其職而惟以盡其歡心爲不
易之大義也朱子曰不當爲而爲爲不孝也
檀弓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
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
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註】還猶疾也謂不
及其日月陸註菽大豆也熬豆而食曰啜菽還音
旋【疏】以菽爲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
已

家語子路曰由事二親之時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

宋朱泰家貧鬻薪養母一日入山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托爾虎忽棄泰于地泰匍匐而歸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爲朱虎殘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孝子欲養而親不待故椎牛而祭墓不

如鷄豚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孟子曰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註 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

不能然則是貪位具祿而已矣

祭義曾子曰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漢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爲郡守義奉入喜動顏色張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公車徵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風樹不待索魚易枯撫流年於北堂望穨景於西嶺秋霜偏侵於綠鬢韶華潛銷於紅顏此日倏過來日漸短心雖切於一寸之草恩莫報於三春之暉萊戲

靡常曾養無幾愛日之誠愈摯察色之情彌勤是故爲念善飢閣上果餻恒不絕必請所與厨中酒肉猶有餘思得鳥瓜於麻姑搔背而快其意願借綿掌於釋氏搥腿而舒其筋陞降起居必敬扶而不失聲聽言笑必詳審而無違此皆養老之道如保嬰兒洞洞屬屬放下心不得者也至若有不安節則入而診候出而視湯衣不解帶行不正履不幸而藥餌無功漸至危革則今日明日恐或難延一刻二刻慮或難支靡事不舉五內焦灼而雖暫時恐傷親心慘悴之色不敢見於前惟以婉容怡聲務盡慰安之方與平常

日不可有異也

右第八段說奉老侍疾之節也一日二日汲汲顧影及時之養順志之孝至此而愈切兢懼也

韓詩外傳孔子行聞哭聲甚悲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曰何哭之悲也皐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于是孔子之門人歸養親者一十三人

家語子路見於孔子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悲哉

唐孟郊遊子吟曰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孝子傳老萊子至孝年七十着五色斑斕衣弄雛鳥於親側

內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

論語一喜一懼 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石詩言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

孝傳汝郁陳郡人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

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則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

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唐衡州刺史曹王皐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德宗即位復擢爲衡州然後跪謝告實

嗚呼天祿有限華簀遽易則九原千古從此永訣攀號靡逮天地罔涯苐以終事之地人道之大變於此

少忽後雖欲致誠將於何及故殯斂之際輟泣臨襯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至於內事外事昨日則禀教而行曾未幾時仰禀無地承教無路四顧茫茫莫知所向窮必有通自是天理則此時親心卽我之心也惟以恔然於我心爲仰禀承教之節然創鉅事劇之中倘或有一時未盡處則豈不爲終身之憾哉是故君子以送死爲大事者人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也

右第九段說送死之大事也子於父母固不當言報然欲報罔極古人已言之豈以愚迷之類

莫知事親之意故設此報字使之易曉而易行歟苟如是也愛以愛報養以養報慈以孝報敎以諫報則雖不能悉體父母之心猶有模擬願報之方至於生我竟無近似之可擬然則將自盡於莫報而止乎子生之前初無子父死之後更無父父子一體也在父之世自無而有子生爲始在子之世自有而無父死爲終若然則送死猶可爲生我之反對而亦不綷於理之始終耶然生我之恩天地莫大則送死之際行何道而可以圖報乎是故致哀致禮必誠必信者將

以報罔極之萬一也

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朝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孟子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註 恔快也言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三年問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註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

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自此以後更不知有事親之

道乎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曷嘗以父母
存沒有所異同乎故一擧足而不敢忘父母一擧趾
而不敢忘父母一開口而不敢忘父母念念在玆終
身如一則身體髮膚父母所遺何敢毁傷書籍什物
手澤尙存何敢暴棄祖先享祀必誠必潔兄弟妻子
必友必和內外族黨必以敦睦待人接物必以寬恕
出身事上必以忠勤至於犬馬所愛亦愛而惟桑與
梓必恭敬止與在堂之日少無差殊然後庶可爲終
身慕之道也

右第十段說不敢忘父母之義也終竟是身念

念不已則夙夜敬畏無異親在雖欲爲非不可
得也然則思親之孝亦爲我自省之道而不害
爲利而行之者歟忠經曰善莫大於作忠惡莫
大於不忠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君
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
咎吾於孝亦云爾
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
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
中庸子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孝之至也

祭義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擧足而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返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

親可謂孝矣

祭義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孝經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註人生禀父母之血氣性情相通分形異體能自保全而無刑傷則其所以爲孝之始者也是以君子之道謙約自持居上不驕處下不亂推敵能讓在衆不爭故遠於咎悔而終無凶禍之災也

祭義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大戴禮曾子曰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

玉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母沒而盃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註〕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

內則曾子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詩小雅小弁篇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

靡依匪母【注】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謝氏曰見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

父母既不敢忘則父母之靈常如在頭上若遵家法能爲善人則父母之靈必安之矣若有生子生孫得官得財可喜之事則父母之靈必喜之矣不幸而有橫逆之來則父母之靈必憂之矣陷於不義獲罪聖訓則是忘父母之日也父母之靈必怒之矣然其喜之安之也歡容不可得見笑語不可得聞但想像其然於冥冥之中則可喜者亦不足爲喜而徒增痛慕

而已故永感之後天下更無可喜之事也若其可憂
則惟恐親心不寧亟圖方便之策若其可怒則峻嚴
之敎雖未承聆苟能念父母如在豈不惕然驚悟革
心歸正乎以古人所謂神明在傍認爲我父母之靈
則尤當親切可不敬哉可不懼哉

右第十一段說父母有靈之意也親沒之後人
心易於放逸故上段旣言不敢忘以戒其常存
於心至此又言靈在頭上欲其恐懼而益加修
省此固假設之辭然父母之心卽我之心也心
旣在吾心中則靈之必在吾身上可以無疑也

人有孝故禱于神佛然神佛之禱必不如禱我父母也或疑父母凡人有何靈感乎此乃不思之甚矣父母神佛皆在於吾心之誠與不誠誠則應不誠則不應鑄金之軀或知禍福刻木之像亦有喜憂則愛我佑我生死無間莫如父母屬毛離裏一氣相通莫如父母何必舍我父母而從他求哉詩云祀事孔明報以介福

右第十二段說神佛之於人精氣不同父母之於子一體而分則其感應之虛實遲速不待知者而可解也

逸人傳丁蘭者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後隣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拜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誶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悅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即奮劒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圖其形像於雲臺

詩小弁篇曰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註】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言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

若父母不我愛則如之何大舜事瞽瞍當爲師法然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亦無不慈底父母爲人子者但見父母之是處父母之慈處而已若見父母有不是則是悖子也又怨其不慈則是悖而逆也安望其見愛於父母乎舜之不得於父母聖人之大不幸也然負罪引慝共爲子職竟至於積誠感回況父母之不似瞽瞍者哉

右第十三段說父母或有不愛則當以大舜爲法而在他人父母之不愛皆由於子之不孝也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 李氏曰舜

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齊東新語古有一富翁愛門人某如子厚助而成家某感其義事之亦如父一日翁笑曰子何以報老夫對曰金穀布帛尊皆有焉波及小子者尊之餘也其何以爲報曰雖然必報我對曰無已則惟冥報乎期來生願爲父以報翁怒曰子以報父固

也父以報子抑有說乎敢辱我爲子對曰丈人曾
經爲人子今又爲人父尙不達父子之至理乎子
之於父當世所受猶患不能報萬一奚暇念到於
過劫宿債乎若父之於子則生育之德天地同大
而下流之情愈往愈切身疲而不知勞思焦而忘
其苦肝脾腎腸恨不能摳出傳授到底實心可質
神明凡屬報道孰加於此小子一念只知有報而
已何擇乎爲父爲子翁意乃解外史氏曰此言雖
戲曲盡人情讀之不覺感淚霑襟也諺云以愛子
之心用其什一於事親生可褒旌亦此意也

跋

嗚呼某生三十一遭天慟五十一丁內艱三十五十皆非顓蒙之年也然簡僣失檢不能以禮未免終事之不孝不特此也自幼善病遺憂旣多稍長倦學添惱益深此童穉之不孝也謹度節用全昧古訓口體之養猶患不足此供奉之不孝也泛愛不擇浪遊無方在公居家勤勞未聞此立身之不孝也歷數自作罪通于天身旣不孝於親詎能有求於子乎每飯必祭微寓饋食之義諱日長號少洩追遠之哀然俯仰穹壤慟悔靡及耆齒加長孺慕采切忘其濫率掇拾

舊聞分爲十三段强名曰孝說欲爲自警耶庭闈空
虛無地可讀欲示後人耶文辭荒耄有誰過問然則
費精費筆徒見嗤笑於大方而甘受無知妄作之譏
耶嗚呼非爲我也非爲人也但欲留置案頭朝夕省
覽其意則竊取於宗少文之觀畫也云爾
同治甲戌季冬書時年七十三